张恨水与郝耕仁、张九皋的交往和友情

张孝祥

张恨水最早起步于安徽芜湖，而改变他人生，走向文学道路影响最大的人是郝耕仁和张九皋先生。而张九皋先生与郝耕仁又是挚友。张九皋先生是通过郝耕仁认识张恨水的。1913年张恨水在上海认识了郝耕仁，并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张恨水晚年尚说，是郝耕仁改变了他的人生。而九皋先生则为张恨水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。

张九皋先生芜湖地方新闻事业的开拓者（1887年元月19日——1963年6月9日）江苏江宁人，谱名可铣、号鹤皋。1910年，张九皋与谭明卿在芜湖创办了安徽第一张对开大报《皖江日报》，并于当年农历11月20日正式出版。报纸为对开版面，每日发行。《皖江日报》以服务大众、鼓吹民主人权为宗旨，1915年，九皋先生在商界朋友和广大店员的支持下，独自创办《工商日报》，仍然同时担任《皖江日报》的总编。10月20日，《工商日报》创刊，九皋先生自任社长。解放后，九皋先生经李克农将军介绍，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，致力于芜湖地方史有关史料和古代哲学史的研究，尤其对《易经》、对中国古代先民的哲学思想的研究甚为深刻，晚年著有《中国古代宇宙思想史》。

郝耕仁是安徽怀宁石牌人，郝耕仁比张恨水年长10岁，郝耕仁笔名大癫，清末秀才，很善诗文，思想新颖且勤学不倦，为人狂荡不羁，极爱饮酒赋诗，而且写得一手好魏碑。最初在上海剪辫，参加东部同盟会，从事革命，后与当时上海著名“天知派”话剧团任天知等人组织了进化剧团，他做副团长，团中多为革命同志，其中韩愎炎等思想尤为激进，郝耕仁与韩的关系甚为密切。1911年（辛亥春），剧团由沪溯江而上，先在南京演出，因为该团所编剧本均以反帝反封建为题材，所以内容有丰富的革命性和煽动性。讽刺清政府腐败极为深刻，故座无虚席。一天韩愎炎等奉总部命赴广州举行起义，郝耕仁等送至下关作易水之歌，慷概激昂。不料风云变色，韩等未抵羊城，举义之事已经失败——即“黄花岗”最动人之一役。不久清官吏注视，进化剧团遂来芜湖出演于大戏院，皖江日报亦尽力代为宣传，因此郝耕仁与九皋先生往来密切，由认识而发生感情，也是郝耕仁与皖江日报发生关系之始。当年夏天芜湖大水，马路成河，进化剧团转到汉口上演，这时川路发生风潮，该剧团即编写《川路血》煽动革命，清朝瑞方与鄂督瑞懲下令逮捕，幸该团事先得到消息，避入租界，化装分乘轮船逃回上海，郝耕仁先生则在九江下船，由陆路回石牌家中躲避，后到武汉起义，联军进攻南京时，郝耕仁得到消息即刻启程至沪，加入范鸿仙所组织的北伐铁血军，南北议和成功。1912年，郝耕仁经过芜湖，因为对时局有些失望，便应张九皋先生特聘担任皖江报主笔政，开始专门从事文化事业。不久，他在芜湖结交了一大批进步人士，从此，报纸的文采更加丰饶，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更为浓厚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袁世凯有称帝野心，韩愎炎等在沪组织秘密团体反袁，郝耕仁离开皖江日报，赴沪相助，同时前往的还有有伏龙、胡抱一、季硕夫、张东野、张恨水等都是韩的干部，张恨水由此认识了郝耕仁，并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袁世凯死团体解散。郝耕仁复回皖江报社工作，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，季硕父任粤军旅长，驻军湖南油榨墟又邀请郝耕仁相助，郝耕仁意欲南下革命，在抵湘前以函荐张恨水到芜湖皖江报工作，于是便写信给张恨水，要他到芜湖来，接替自己副刊编辑的职务，张恨水顾虑自己年轻又没有经验，不知是否能够胜任。郝耕仁则在信中鼓励道：“他们信得过我，自然也信得过我推荐的人。”于是，张恨水凑了三元川资，来到芜湖见到时任《工商报》社社长兼《皖江日报》的总编辑张九皋先生，张九皋先生比他年长八岁，但两人一见如故，九皋先生安排他在皖江日报副刊编辑。张九皋正是通过郝耕仁的介绍认识了张恨水，从此他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， 这年他23岁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。所以，张恨水常说是郝耕仁先生指引他走上了新闻与文学创作之路。张九皋先生为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和空间。这时郝耕仁自己还未到湖南时候，季硕父却被桂军马济诱捕解往广州，郝耕仁多方营救无效终于被杀害，他就这样潜回家乡，修养大半年后到芜湖，并将家眷接来安心从事文化工作。

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爆发，强烈要求废除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款《二十一条》，归还一战时日本从德国手里夺去的山东占有权。芜湖以高语罕为首的一批进步师生，也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之中。农历五月初三晚上，有人在中山路上散发抵制日货传单。于此同时，长街上也有人在传递“鸡毛报”，内容主要为：“抵制日货”、“打倒商会”、“共御外辱，不卖日货”等。“鸡毛报”上角贴两根鸡毛，下书“如不传递，男盗女娼”，这是当时出现在芜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传单。初四早晨，中山路的电线杆上钉了许多日本货的草帽、草席，草席上还画着人，人喊着：“如用日货，天诛地灭！”等等。这样一来路上行人越聚越多，并对着日本“丸三药房”举行示威，药房玻璃也被人击碎了两块。随之而来，出现了更多手写标语，这大多出自高语罕、卢伯荪等革命人士之手，而大量刻印的传单则来自《皖江日报》社。当时《皖江日报》社的主编张九皋和副刊编辑张恨水，一个是爱国人士，一个是热血青年，国难当头，他们除了刻印传单，还在报纸上发表小品文支持学生运动。五月初五（端午节）上午，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开进芜湖，在街头耀武扬威，当行进到‘丸三药房’门前，日军高呼‘日本帝国万岁’三声。这时张恨水吃了两杯雄黄酒，爱国热情不禁沸腾起来，举着民国国旗和报社职工一起跃到街心，三呼‘中华民国万岁’……

张九皋、郝耕仁为提倡白话文，特将主编皖江日报的副刊改编为“皖江新潮”，长期写稿的有钱杏邨（阿英）、蒋光慈、李克农、李宗邺等许多人，教育界人士有刘希平、高语罕、卢仲农、王肖山等也都积极支持这一活动，形成了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唯一动力。为支持学生反帝示威游行，总编张九皋甚至与工商界暗中联系发动全埠罢市。郝耕仁与芜湖的高语罕、钱杏邨（阿英）、蒋光慈、李克农、李宗邺等人一同成为安徽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先驱。在他们向大众传播新思想的同时，张恨水也受到了巨大影响，并为他日后创作《皖江潮》积累了很好的创作素材。张恨水来到芜湖后，他的才华才得到了真正的发挥。他在《皖江日报》上连载的《紫玉成烟》是他长篇言情小说中的处女作，也是他走向成名的起点。

由于张恨水的加盟，报纸影响越来越大，发行量亦逐渐增多。张恨水一人经常在报社里忙碌到深夜，乐此不疲。为此，张恨水曾撰文述及他在《皖江日报》和郝耕仁共事时的一则趣事：因为编报，所以常常要工作到深夜。有一次郝耕仁到编辑部去找小老乡，看到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，就顺手拿过纸笔，在编辑桌上填了半阕《丑奴儿》：“三更三点奈何天，手也挥酸，眼也睁圆，谁写糊涂账一篇？”被嘲谑的小老乡也不赖，即于纸角答了半阕：“一刀一笔一糨糊，写了粗疏，贴也糊涂，自己文章认得无？”写罢，两人相视大笑。

郝耕仁此后先后担任萃文、二农学校国文教授历时十余年，抗战前三年其好友胡抱一在甘肃任庆阳专员，张东野任县长，他们一再函约，郝耕仁先生因革命奔足迹北至辽东，南达岭海，从未作西北之行，遂决计作为陇东之游，一年之后回芜湖。获所撰写长篇小说及笔记之材料甚为丰富，分载皖江、工商两报副刊，市人争相传阅，脍炙人口。抗战爆发，郝耕仁先携带家人眷属回到石牌，之后。张九皋先生曾于1939年辗转深入湘西浦市，获悉郝耕仁先生的地址连发两函，始终未见回音，1939年，郝耕仁在凉州病故后，张恨水哀恸不已，于1940年3月21日在重庆《新民报》上发表《哀郝耕仁》一文，对郝耕仁的道德文章表达出无限敬佩之情。而郝耕仁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说的“少壮革命，垂老投荒”八个字，使张恨水感触尤深，终生难忘。为悼念故友郝耕仁，张恨水后来还把他这位引路老哥写进了小说《八十一梦》中。张九皋先生也得到了翟光炽由渝寄来《新民报》看到了张恨水的悼文，方知郝耕仁病故凉州，化为塞上鬼雄也。九皋先生与郝耕仁相处最久、相知最深，他哀痛之余，赋诗一首哭之：“君去西凉我入湘， 无奈音书滞一方，忽报故人亡绝塞， 遥怜老友又报荒。海上怒涛吞落日， 陇头呜咽泣残阳，廿年相处情如水， 今日悲君泪几行。”

1919年秋，张恨水辞去《皖江日报》的工作。虽然他在芜湖获得了很大成功，尽管报社同仁再三挽留，他还是当掉皮袍，又向一位卖纸烟的桂家老伯借了10块大洋，搭上津浦列车一路北上，到那一心向往的京城做“北漂”。彼时的张恨水已经小有名气，在《皖江日报》又有知遇之恩，为什么要一心离开芜湖，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呢？

原来，那时《皖江日报》和《工商日报》主编同为张九皋一人，由于这层关系，《工商日报》驻京特派员王尊庸对张恨水就有了一定的了解，对他的文采也非常赏识，于是便劝说他到北京去发展。张恨水一家16口人，自从其父去世后，就全靠他一支笔维持生计。芜湖虽好，毕竟还是养家更重要。

翌日，由同乡王夫三先生引荐，张恨水认识了上海《时事新报》驻京记者秦墨哂先生，秦先生表示欢迎他来工作，但是薪水很低，每月只有大洋10元。初来乍到，骑马找马，张恨水当场就应诺了下来。靠着秦先生先借给的两个月的工资，他交付了会馆里的伙食费，又寄还了桂家老伯借给他的钱，这样，在北京总算是有了一个着落。

初期打工，薪水微薄，加之刚到北京，举目无亲，因此，闲暇时刻，张恨水便想到自己在芜湖的所见所闻，便准备以芜湖学生运动为题材写一部小说。于是，乘工作之余，就在会馆里继续他的小说创作。由于小说背景是“五四”运动，题材又取自芜湖，因此便用《皖江潮》作为小说名。每日电报发文到《工商日报》社，隔日，芜湖读者即可看到张恨水的新作。《皖江潮》在《工商日报》连载后，广大市民竞相争睹。不久，又被芜湖进步学生改编成剧本，搬上舞台后一时在社会上获得强烈反响。

1920年，张九皋专心《工商日报》的编辑出版工作。但是仍纯粹义务兼任《皖江日报》主编职务，并同时聘请张恨水为《工商日报》驻京特派员，负责每日电讯等事宜，张恨水的稿费收入自然也陡增了许多。同年秋，张九皋先生和谭明卿同往北京参加了全国报界第二届联合会，在北京期间和张恨水、王畏三天天见面，张恨水虽然到北京不过一年，但是他十分留恋芜湖期间和张九皋先生等一批朋友的感情、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，常常交谈至深夜，十分愉快。

张恨水任北京《益世报》助理编辑1936 北归不成，抵南京与张友鸾合办《南京人报》，这是唯一自己出资办报之经历，并兼副刊《南华经》主编。全家由北平抵南京1937年 四子张伍出生10月因劳累病倒11月前往芜湖就医，全家于安庆会合，暂避潜山，南京陷落《南京人报》被迫停刊。 张九皋先生获悉《南京人报》的时候全力支持并为其撰稿，（现已经发现有：1936年6月9日：甘凤池故居；6月26日：南京唯一武人焦大聚；6月28日：三十条龙未过江；7月2日：重建怀爽楼；7月12日：明太祖经过徽黟之神话；7月15日：民二芜湖之杀运；7月21日：知县审石捕窃贼；8月11日：安徽旧军阀——高世读惨死因果；8月17日：马联甲在皖十年；9月15日：天网捕水鸟）。

张恨水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，一共出版了120多部小说及大量的诗词、散文、游记等，近4000万字，代表作有《春明外史》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《八十一梦》等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，他不仅属于多产作家，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。素有“中国大仲马”“民国第一写手”之称，堪称著作等身。张恨水的一生经历了清王朝、辛亥革命、北洋政府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社会主义新中国多个历史阶段。在他生活的七十二年间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这巨大的社会变迁又和他坎坷漂泊的一生紧紧地交织在一起。解放后，只有少量作品在香港再版，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被看作是边缘式的人物，因此，他的坎坷多于传奇。1948年，张九皋用张恨水的书名写成七绝一首：“啼笑秦淮一世家，烟沉玉紫感年华；春明双燕归来日，太平九九梦生花。”今天看来，也可算是对他创作生涯的一个绝妙小结。

解放后，张九皋先生将工商报社所有财产全部交给了芜湖军管会。经李克农介绍进入安徽文史馆，致力于地方文史和古代先民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。

1956年获悉张恨水的地址后，张九皋发信函给张恨水并请他代为查询“河图洛书新说明”一稿情况。张恨水见到阔别多年的张九皋先生来信亦不胜感概立即回信。

“九皋仁兄：日前得接手谕为之一快。去夏赴南，因东野兄在合肥曾勾留十日，闻兄在文史馆，由东野电询，闻已去芜湖，而地址又不克祥告，只好作罢。顷得专示，真是十年之交又在日前也。弟自前六年，曾得脑充血症，四年尾，方始写作，然而为人过旧，所作文体自知太不合时，思想上非彻底改造不可！弟现被邀政协列席，会期约须十日。春节之后又须下乡体验生活，兄已年近古稀，弟亦年过六十，一念来日苦短之言，常通消息，亦人生略当故人常聚之乐乎！”信中多有怀恋昔日之情感。

张恨水与郝耕仁、张九皋先生的交往已经成为历史的一段珍贵的史料。也是研究张恨水早期文学思想和新闻观的重要线索。

**作者简介：张孝祥，张九皋之孙。**